龍壁山房文集

龍壁山房文集目錄

卷第六

卷第七

卷弟八

祭王文恪公文

告匹室體文

陳將軍義馬贊

右龍壁山房文百有二篇次爲八卷凡八萬四千餘言馬平王定甫先生錫振之所撰也先生一字少鶴以文行名一時旣殁而遺文放失不可復睹師儒閔焉歲已已余居京師嘗從家肆得先生今稾手所屛易泉半旣官湖南懼遂淹淪思永厥傳以曉學徒光緒庚辰改官河湖迺以授刋刪季九月而工竟爲之敘曰自有明歸氏擅歐王之傳獨以古文辭義法推重于世入國朝

方先生苞文之以經術其言益尊于時其鄉劉氏大櫆姚氏鼐之徒申引推大煽而瘉張海內宗之所稱桐城宗派是也方劉既徂姚先生歸然爲老師徒黨相和桐城家之言幾徧天下後數十年上元梅曾亮氏最稱高足弟子復守姚氏之緒講藝京師四方魁桀雋敏之士萃焉當是時梅先生之學大昌頗踵跡姚氏先生亦與其鄉朱氏琦龍氏啟瑞治術業相高且于梅先生游處講習最號爲有名者也竊以文章之不敝亦不敝于其心之所主而已涵諸古而不誣徵諸已而不餒其一時興廢盛衰之間類曹好曹惡異同攻尚之習競以爲勝

非君子所汲汲也桐城家之言與相獎以束于於一途固已嚴天下之辨矣而墨守之過狃于意局或稍無以厭高材者之心然而其所自建立究其指要準古先之言皆足達其心之淑慝條貫于事物倡一世于物則樂易之途以互殫其能而不爲奇衺詭辯淫志而破道階于浮夸之尤傳曰言有宗出辭气斯遠鄙倍蓋庶幾有取焉先生早孤育于姊通雅練世事既位于　朝談務自見咸豐紀季寇亂起鄉里先生憤切從軍湘粵閒所畫策時帥不能用寇以鴟張而先生亦由是棄去及以部郎入直軍機也凡平寇方畧　詔旨所規設多先生

手製以進其言豈剏爲益天下大計甚鉅識者以謂先生非僅文士而已然先生之所爲文雖若斂退無瑰瑋桀特之觀而類情指事嚶諧通恕省其心之所自出而寓于不儆以踪桐城諸老儒先所得之美未有以異此殆百世而可知非余一人暖姝之所私言也光緒七年辛巳九月義甯陳寶箴敘

龍壁山房文集卷一

馬平王錫振定甫箸

周平王論

天下之强弱存乎人主一心之强弱而已人之身四肢百體耳目口鼻皆不足恃也所恃者其心心欲其自强則四肢百體耳目口鼻皆效其令有疲廢而爲壯佼者矣爲天下之具府庫甲兵百司庶事皆不足恃也所恃者人主之一心人主之心欲其自强則府庫甲兵百司庶事皆舉其職有轉虛弱而爲盈泰者矣吾讀書至文矦之命未嘗不歎平王者其心蓋不自强而周之天

下匹於東遷之日也久矣幽王被弑犬戎文侯修方伯之職援立平王犬戎者平王所與不共戴天之讎者也乃其命文侯未嘗一言及之而獨追述文武而文武之盛德大業所爲憂勤惕厲者亦未有聞獨以爲先正左右謀猷俾先祖懷在位而望文侯以恤其躬綏其位者而已然則平王固以其天下爲可懷而興師復讎之事所甘以爲不能者也文武之得天下也戡黎遏莒討密伐崇始壹戎衣而定天下而平王顧以爲懷在位尚書三代君臣相戒勉未有不以憂勤惕厲而獨平王有懷之一言夫宴安酖毒而懷安敗名周公之誥成王曰其

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斯時天下大定獨淮徐未平未嘗有深讎大逆如犬戎者而周公警戒成王若是平王獨不聞邪王相被弑於寒浞而少康以一成一旅復其師句踐創于吳以甲楯五千人棲于會稽臥薪嘗膽三年卒報吳讎平王雖處積衰之勢猶有能修方伯之職若文侯者獨不能與少康之一成一旅句踐之五千人者比邪且能用其民戍申國獨不能用其民討犬戎其心蓋可誅矣嚮使平王以戍申之卒爲征犬戎之師吾知其民之勞怨者將轉而爲踴躍同讎

之不遑主天下者強以用其民則民強弱以用其民則民弱何則人主自強則君心與民心順易所謂犯難而民忘其死者也人主自弱則君心與民心逆孔子所謂未信而以爲厲已者也其民能忘死雖使其處憂危杌隉之勢而斷不至於敗亡其民以爲厲已雖使其擁崇高悠久之業吾慮其厭有㦖然而不可救者矣宋高宗之南渡也事與平王類當其時內有李綱趙鼎之臣外有張韓劉岳之將中原父老簞食壺漿日夜以俟王師之至而歸命焉雖興國之臣民何以加茲而高宗李用偏安苟息以懷其位嗚呼周遷亡于東遷而宋亡于南渡

非人主之心之自以爲弱者耶抑吾觀周之東遷有洛邑之基而處封建之世諸侯藩衛世守其職宋之南渡有長江之險而爲金人北師之所不能及東周南宋猶得共位於數百年亦天下之幸事耳天下之幸事夫豈可以爲古今之常道也哉

叔孫通論

事有當其潰敗壞然不可以終日者苟爲之拯則恐淪澌以至於盡或將拯之又必熟計萬全以求無弊苟徙張皇補苴以爲猶愈於彼而苟安焉不若苟爲之拯猶將有待於後之爲愈也三代以來禮樂之興至周大備

嬴秦暴虐蕩棄先王之禮法斯時禮樂之潰敗極矣漢高以馬上得天下上嘗功而輕儒術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當其殿上飲酒羣臣醉或爭功妄呼高帝患之吾嘗讀書至此以爲禮樂興復之機未有便於此時者也及觀叔孫通承高帝之旨雜用古禮與秦儀法上之惜哉自漢迄今數千百年三代禮樂終不復見於斯世者叔孫氏之過也人之病也當其先元氣內困焦爍股削而自不之病雖有告者其中漭然及其困痼始岌岌然不可終日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庸醫不明苟爲之劑使不至亟病夫帖然遂以苟安向之焦爍股削邪穢

之人始以淪於膏肓之間盧扁復生莫之能出嗚呼叔孫氏之爲禮樂何以異於是哉使高帝之時未有通吾謂一代之禮必有能作之者卽無能作以至賈生楊雄董仲舒之徒出必有能舉先王遺法以定其制於無弊者不幸而有通之禮而後世主帖然可以苟安雖有爲之議者而乃謙遜以爲弗遑世不再傳天下禮樂之數已蕩然矣自是以來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其治也有政而無教其亂也民唯知利而不知義有政而無教者淫邪蕩以天下之力供天下之用而常恐不足知利而不知義兵戈誅奪父子兄弟至相殘賊而不知返嗚呼

禮樂之亾祕亟若是其孰能挽之哉或曰君子之責人也恕叔孫事高帝帝方厭棄儒術使通卽欲復古高帝必不能用昔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聖人行事相時而動必伸其勢之所得爲叔孫氏亦相時之所得爲耳余謂不然孔子先簿正祭器非簿正之而已也將以爲之兆也使孔子久於仕豈苟焉而遂止於是且高帝之資非眞闇弱不可引之當道觀叔孫定禮之日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高帝始喜以爲吾乃今知皇帝之貴然則向特不知禮之可貴耳由此而導以先王之法安知其不興起而可與有爲邪不此之

圖而覬入意言自貶損其道以求合或謂叔孫生能識世務吾未知其識世務者方通始儒服降漢漢王憎儒服通乃變服楚製夫一衣服之微而因人俯仰如是世有因人俯仰之人而可與之言禮樂哉

董仲舒論

三代以來學術之歧也自管夷吾始也三代以後學術之明也自董仲舒始也三代盛時天下無異教並無異學自周之衰而管夷吾獨以其權略智術稱雄天下於是天下始有異學彼言功與利者實肇端焉孔子生春秋立大學之教爲萬世法而道不行於時老莊申韓孫

吳儀秦商鞅李斯之徒各以材智翔立異學爭鳴於世至於漢興蕭曹刀筆吏佐漢帝匹夫頑鈍之資翦強秦而扼暴楚尚用黃老申韓之學而先王之跡泯焉當此之時孔子之道其與夫老莊申韓孫吳儀秦商鞅李斯之學或未嘗判然也武帝雄才大略欲高百王崇尚儒術於是公孫宏枚生徐樂嚴助之徒襍然並進董仲舒獨以其天人王伯之理對策大廷觀其進戒之言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無使並進大哉斯言自有孔子以來未有推崇若是之極者也然而仲舒之學武帝不能用也何也武帝之心功利之心也而

仲舒之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即孔子之言之所謂誠意焉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惟意誠也故與民絜矩而同好惡身修而天下可平也彼管夷吾惟意不誠故挾仁義以圖功利老莊淺取而厚與申韓切切孫吳耽耽儀秦斯鞅又就譎加暴肆焉戰國之世孫吳最先用爭城奪地而儀亂生儀秦繼之合從連衡儀又甚焉商鞅李斯整齊嚴酷秦人用之以一天下十餘年間四海大崩彼其所學非一無所效也而有所效即有所弊且其所效不勝其所弊術唯孔子不弊則其誠意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同也然則欲行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舍孔子何由也顧人挾其功利之心欲以從於孔子之道末由也嗚呼仲舒之言武帝不能用孔子之道則自孔子以來猶未之能用也且自周秦以降儒者之言其斷然擯絕於功利之心者舍仲舒其誰哉

汲黯論

余讀史記至汲黯傳未嘗不愛慕其爲人及觀其不用以死則重惜之惜其有諫諍之資而無術也今夫盜之入於室也閉而執之則必勇鬬至於傷人或啟其戶則棄而去之矣水之發於川也亦然川壅而潰傷人必多

善治水者浚爲之防以遏其流必先廣爲之渠以殺其勢勢有所趣自不至於泛溢衝突而不可止黷之仕也武帝方招懷四夷窮兵絕域神僊土木之事並作爲黷計者方將爲帝陳唐虞之政講三代之法興學校談禮樂省刑薄斂凡二帝三王之所以治世而立極者以歆動之使知陳兵耀武神僊土木皆非所以爲治之具若大有爲之君必將瞿然思翻然改油油然而興自悔易其所爲而用吾之所學君心可格而天下可圖也今黷不然徒以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不可以從諛承意故湯宏之不可用也則毀之四夷之不可瀆也則阻之天

于方號召儒術崇尚文學然其心多欲不足以施仁義則揭之而已矣未聞一言以肩其君於二帝三王之道使之易其心思而有所執持也且人君固當善用其欲昔武帝嘗曰吾欲云云是欲云云者固將以六五帝四三王不於此時因勢而利導之徒曰是非其君之所能爲是閉盜於室而壅水於川其不至決然而傷人不止也蓋黯之學吾知之矣黯學黃老其爲治責大指務在無爲以爲君人者必將如文景而後可夫以武帝之材之略其能一無所爲而穆然居位者乎抑將無以束其身而不能不傀然思逞者乎且君人者固甚欲其有爲

以文帝之恭儉吾猶以其不能修復古先聖王治世之具爲憾如武帝者乃不導之有爲而顧欲其無爲耶當漢之時二帝三王之道不行而入皆以黃老爲學雖黯之賢固未免也夫古稱諫臣龍逄比干以忠直顯然龍比遭桀紂之主當傾覆之時有大不得已之事故當挺立不顧捐生以殉之若黯之時與龍比異不得以爲比且獨不聞孟子之仕齊乎以宣王之惛而堯舜三王之道日陳於前王好色則導之太王王好貨則導之公劉王好勇則導之文王武王至於省耕省斂養老敎民之法未嘗去諸其口武帝多欲其與宣王之惛必有辨奈

何不即孟子諫王之術而顧欲崇老之爲邪太史公之傳黯也述武帝之言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詎甚嘻乎負其伉直爲天子諍臣固可無學乎哉

郡縣井田論

竊觀古今爲學之道莫善於大學而古今爲治之法莫備於周官兩者相須而後備闕一焉不可也大學之教由家以推之國周官之法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由百畝以至二三百畝乃分地域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又聚之以荒政養之以保息安之以本俗乃施教法於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五比爲

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使之相保
相愛相葬相賙相賓然後頒之職事教以三物糾以八
刑防以五禮六樂於是大祭祀大賓客大軍旅大田役
凡國有大故大荒大札胥于是令教焉此所以家齊而
國治古先聖王治世之法未有或出於此者也唐虞尚
矣夏商貢助之法實周人所監視至周官而法始備司
徒之職六官所基而凡百職事之所從出也周衰井田
之法弊春秋之世唯管夷吾爲敎國僑猶能行之彼夫
軌里連鄉之制皆井田之法也法之久而將弊者必有
以知其弊之所在而斟酌損益之審其時宜因勢利導

載之以先王之法之意而後吾法可行而於世爲有功
彼懲於法之弊而裂之與明知其法之弊而强欲復之
者皆所以言法之弊者也故夫井田之弊之必爲郡縣
者勢也何也民生之日繁也矦度之日密也豪强之日
多而兼幷之不可止也使於井田旣壞之後而必復爲
井田毋論先王經界之必不能正卽能正之而丁戶之
不齊不待十秊强弱小大之閒必有糾紛而不可治者
矣然而郡縣之弊之又必還取法於井田者理也何也
民心之日澆也吏治之日媮也豪强兼幷之不可挽而
小大弱强之不甘於相役也使一唯郡縣而不思所以

還取法於井田之意毋論侵吞暴奪飢患之相棄即使
天下晏然無事而農夫盡力于田畝困于租賦之擾而
情不能以訴人主惻念于閭閻數行蠲䘏之典而澤不
得而下施天下富强之資隱然盡歸於中飽而自公卿
大夫而執事以至游手逐末之民皆鮮衣而美食計一
夫所耕而十夫食之十夫之耕而有不足以供於一夫
之食者則食者日衆而人之所以求食者必日新羣天
下而爲游食巧蠧之民而如周官三百六十之屬之事
莫不冥冥隳壞而不自知一旦猝然而有意外之變吏
不知其民將不知其兵士卒不知戰陣倉庾有財穀而

不知所以藏山川有險隘而不知所以守雖有人民土地而羣委而去之民之不得已而棄其室家而鳥獸散者紛紛然而揭竿斬木之豪必將有横恣焉而不可制者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於郡縣之中而行之以井田之法之意伍相保也什相連也百相屬也財力相資而耕戰相習也省吏與兵之冗而簡而精之以助民之所不及去科與例之煩而約而要之以示民之所可循如是而已於是天下之人民土地乃可以犁然視諸掌矣兵農學校理財用人一切刑政即令天下所以爲治之典要莫不本於井田之遺而不必其驟變也由漸焉以

去其泰甚事皆有減而無增人皆有闕而無補以數人之倉供一人則倉將各足以數人之事責一人則事必就理合之爲天下之法卽敎之皆一鄉一里之所自與使民各衞其身家之心與力而集之以赴於公家之事吾得而斷之曰平天下之端必自此始吾觀商鞅之用秦也令民什伍相收連坐猶是周官之法而阡陌開而井田壞乃懲於法之弊而裂之遂之新莽宋之安石又一泥於法而强復焉是皆所以助法之弊而已夫有治人無治法孔子論政曰倉與兵而已而其告曾子以𨴐王治民之法則曰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及一爲

中都至攝相事三月而羔豚弗飾男女別塗道不拾遺客至如歸孟子之於齊滕一則曰王道之始再則曰仁入之政而告畢戰問井地語尤詳焉謂孔孟得時而行道法有出於井田之外者哉雖然春秋戰國井田雖壞猶未盡失猶或可以復其制也降及漢唐郡縣已久其法盡失則唯有行其意焉而已吾觀漢韓延壽魏李沖五長隣長之設皆見施行而朱子之於南康陽明王氏之於南贛尤較大著聖王有作必有能行其法以致泰平者大學之言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又曰君子有絜矩之道安

得修身絜矩之君子而與人爲國家哉

保身論

昔子思子論聖人之道推之至於高大極天發育萬物又言凝道之所由來以謂君子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敦厚崇禮大哉極矣至其言修德凝道之功至於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則言足以興國無道則默足以容謂聖人之攸往咸宜如此也獨又引詩而究歸之于明哲保身之一言余嘗竊焉以爲聖人之道夫豈唯以保其身云爾哉求其說而不得儒先之言乃有爲聖人之道有時殺身而以

爲保身之說者余究未能以爲說之必當於聖人曰聞范子百崇之說而乃曉然於子思之言保身者之義大而後儒之言保身者義猶小也范子之說曰唯聖人必保身且唯時中之聖人爲能明哲以保其身古之聖人殆唯文王周公孔子足以當之下此而伯夷伊尹顏曾閔冉之流殆已不足以語此矣蓋身也者人之所以爲人而與天地參焉者也人之所以參天地必自盡其性者始盡性必保身全而受者全而歸此人性之固然人未有戕其身而猶以爲能順其性者也夫人身之所處居上與下而已身之所遇國有道與無道而已彼篤信

好學而守死善道者誠是也至於危不入亂不居天下有道無道而身爲之隱見時之與地皆處焉而得其中而至道之極必若文王周公孔子夫焉有不明哲以保其身者哉或曰如范子言然則聖人辟之者邪曰然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猶賢者也若聖人之道自不至於其時與地而又何辟焉曰然則易之所謂介石之貞邪曰然易不云乎知幾其神然猶聖人之一端吾嘗觀於易之全矣通易之卦六十四通易之爻三百八十有四唯中者無凶不中雖正而猶有凶中者聖人之道唯修德凝道之聖人爲能得之范子沈潛士也所言保身之

義若此余又因或言而申以已說雖然此聖道之極不可不明而不可夫人能之也孔子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彼不知聖道之極之不可能者將持吾說而傚乃身圖則得學于守於善道者多矣亦將有爲而爲之者邪

定說

天下之事萬有不齊也聖人爲之物以齊之衡以齊天下之重輕度以齊天下之長短而悉本於黃鍾本黃鍾之管以爲分分十寸寸十尺尺十丈丈十引而度成本於黃鍾之龠以爲十二銖銖二十四兩兩十六斤斤三

十鈞鈞四石而衡成衡度非强天下之不齊以爲齊也銖兩斤鈞石寸尺丈引製皆一定而不可易而天下之數受齊焉天下之理其輕重長短猶天下之數也聖人者亦有以齊之大學言格物物者盡天下之理之輕重短長而區而分之者也其言格物之方也則曰定靜安慮得得其格物之理而已而所謂定者有物焉必其志之有所嚮而不遷先立其體如衡度之製於一定者然然後天下事物之賾之萬有不齊縱極顛倒逃遁而皆不足以亂吾之明夫唯天下事物之賾顛倒逃遁皆不足以亂吾之明而吾乃能區分其輕重長短之理反以

淢於吾之身心故言大學必自定志始志定於吾心心者人所受於天而天下之理之所從出猶黄鐘者亦人所則於天而天下之數之所從出也今夫立五都之市不定其衡度則一市鬨况將以吾身求入乎聖人之域而出以當天下之事者哉友人聞吾説而韙焉以定名其齋復要余爲文而書以歸之

大學格物解

大學之教先誠意而誠意必先於格物致知夫格物者何也曰天下之物皆格之本末終始先後之理得而知乃至焉然則安得天下之物而皆格之曰格一物而其

理得而天下之物皆格然則格一物足乎曰格一物而得而因以盡格天下之物而無不能得者天下容有未極之物而吾心固無不至之知大學之爲教也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矣爲大學者必先知至善之所在則志定心靜身安慮得此格致之所有事也夫其所謂得者何也曰物本末也事終始也爲格致之學者必物得其本末事得其終始又推爲以求其盡而知其所當先後至是而物旣格知旣至矣特是以誠意而正心而修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盡由吾身以至於家國天下皆可以物觀也天下之物不能盡極求物之至大

者而極之於天下吾此之物極則天下之物固未有不能皆極者矣而物之與天下對者唯吾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家國天下爲末矣由身以推之家國天下而終始先後之序出焉故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家之不齊而何以言治國故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凡此皆言格致者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大學之言格致如此不已明乎故曰格至也者非也木長之謂格故木各爲格解之者曰樹高長枝爲格古之度物者嘗有謂格者矣格則有以區而別之故曰格者度也量也故格有正之義

焉書曰格于文祖是也有安其所之義焉詩曰神之格思是也又曰格者極也極有天地所以推陰陽占吉凶也則格之義不可推乎或曰格扞也格去外物之謂格亦非也禮言扞格而不勝言扞於格而不能勝猶物之各異其區而不能以相及耳則或謂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之爲格者亦非也且如或言大學一言誠意足矣而何以言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也哉

龍壁山房文集卷二

馬平王錫振定甫著

擬上某尚書書

某頓首謹上書某閣下某遠隔寒暌忝居門下二秊矣逆夷猾逞海疆多事中外洶洶閣下司天喉舌入贊機樞於國事是非利害誠未可知而不言言之不用而媕婀以終也某竊屢欲有所進言伏思草茆愚賤驟忝朝籍嘗妄發議國之大政令乃不能隱忍終欲一剖其誠某自未釋褐之日熟聞閣下仁明誠慤一代之偉人國家之楨榦也曩者奉使東南還朝之日海夷甫經蠢動

即嘗越位讜言今茲晉位益隆居地益密正當多事之秋必當有所斡旋爲國家出萬全之善策方去年六七月間逆夷攻陷鎮江東南震恐戰撫之議待決旦夕朝廷幾不自安閣下堅持正論力阻佞言退食之餘憂憤感惻至於流涕某聞感激以爲國有人焉誠前聞之未誣而一介至愚獲出於大君子之門之爲私幸而又引領跂望閣下之言見用庶朝綱立而國勢張厥後撫議既成朝廷委曲遷就於外臣之請舉朝人士莫致一言諫止某不才椎胸頓足中夜感憤維思朝廷念生民塗炭之苦大天地生成之量破千百萬之帑藏以充兇暴

之釁而泯其跡此亦 皇上仁慈若衷大臣權宜至計俾逆夷獲此兇燄遂戢四海晏然長享太平豈非臣民之所禱頌奚必煩朝廷重兵革之跡以成悻悻之怒者哉乃至於今不數月耳邇者兇夷駛船臺灣經臺灣鎮道達洪阿姚瑩等出力剿殺事聞之日朝野僉賀以為國體凌夷有此一方振作逆夷當益知感聖人覆載明中國非誠弱於彼小邦或者由是兇燄衰而前盟可守也孰意逆夷逞不靖之心挾陰狡之計重至閩省請於督臣奏懇將姚瑩等治辠以洩其忿此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怒者微官疎賤未知朝廷何以處此延頸久之

不料外臣疏至竟有以姚瑩等妄殺冒功請置於辠者
朝廷飭下閩浙督臣渡臺察訪內事秘密未知督臣復
奏云何竊謂大君子在朝左右所以盡忠而謀國者斷
在此時伏思逆夷犯順爲中國禁販烟土一事耳前督
林則徐在廣州時圍困夷船燒銷洋土逆夷見其防禦
嚴密乘浙江不備攻奪定海守臣未能剿辦即時恢復
逆夷沿海投遞夷書求將林則徐治辠而索其物價朝
廷誤信其言徑將林督罷任繼以治辠自是虎門失守
大遂所欲旋復亂浙江破廈門甯波乍浦寶山鎮江唯
臺灣一區兩獲勝仗彼逆酋之誰何夫臺灣海外孤懸

一郡地耳較之江浙閩廣勢有難支達洪阿等以一旅
之師儼然不喪一卒不折一兵而全郡晏然此其忠勇
材略宜有大過人者使沿海守臣有如若者十輩夷舩
何至於此此方林督定罪之日朝野上下凡爲君子人者
靡弗同聲慨惜然罪之者猶得有詞謂廣東燒土釁所
自開逆夷牟利今毀其貨貝而不復其本則無以折
其心而滋擾無已時不知今於臺灣之事又何說也豈
其冒功妄殺之言果足信哉自夷舩駛犯內地壞城破
邑傷殘百姓殺害將士亦已多矣一遭內地擒獲則自
稱難夷謂我妄殺以海外之孤城逆夷屢至窺覦而兇

鋒疊挫四方守臣皆如瑩之妄殺冒功朝廷又何忌哉
且懸以爲令於逆洪阿等不當問其妄殺冒功誠否有
狀而當問其所領之士卒有無折傷所守城池有無失
陷果其師完而守固固宜有賞而無罰大抵臺灣地縈
膏腴形勢可據逆夷所覬羨耳今數駛船其地守臣拒
之不力則兇夷取其地而有之拒之力則又可請於我
朝廷使治其辠將不幸而爲守土者必如何而後可我
皇上神聖英武義當大整甲兵詰逆夷之貳懷益加
重賞逆洪阿等以重一方之守就令二人者誠有下干
吏議上瀆皇仁之事竊猶以爲功可奪級可鐫甚之辠

律可加而臺灣之地萬不可使去非唯二人由此披瀝膽肝其報我聖明者必有激發其平時忠義之氣而天下臣民亦可曉然於朝廷愛才重士之意外邦醜類亦可凜然於國家立法之無枉而馭將之有方烏有以敵人之片詞輒自疵瑕其所柄任之人而去其位者鄙慮睿謀未定或有觀瞻前後惝恍於利害之臣復以聖明爲天下蒼生倚命何吝此一二人而失前此委曲識撫之心且或曲加媒孽輒謂達洪阿等果有妄殺果有冒功不顧全勢之屈伸而斷斷於尺寸之長短萬一聖慮俯從則何達洪阿等之不可置辠者逆夷繼此駛船佗境

雖有智謀忠勇之人又孰肯銳干戈擐甲冑爲國家社稷保衛者哉某非爲逢洪阿等負屈而爲四方之爲守臣者寒心非爲臺灣惜榮而爲國家惜天下之人材與二百年來之士氣也逆夷之爲是計猶是去林則徐故智耳豈前事班班可見而猶不之寤耶今日之計唯有明諭狡夷開誠布信曉以天朝禁販烟土本爲百姓吸食戕生前此彼國不識禁令乃因外臣毀其貨物閉關過糴致令怨叛天王軫念小國償以物價宥其前愆令各省通市和好如故允宜各安貿易仰戴天朝仁厚之德若輒駛船妄犯佗境彼地方官有守土之責者出兵

撿剿職所宜然雖我朝廷不能禁止如其有意敗盟復
生窺伺是彼自尋戚亂猶將申諭各守臣復整王師以
彰撻伐逆夷雖屬兇頑或亦聞之愧服至於沿海地方
必當嚴爲之備彼逆用間不行必且稱兵臺灣臺灣不
能逞志必又駛船閩廣江浙各處騷擾以相脅耳前者
林督未去而廣州無恙既在浙江林督一去而廣州旣
伦漸且及於廈門甯波上海鎮江非前車之覆而後車
之鑒邪且愚以爲二入者非唯朝廷用戰守不可去即
朝廷用撫尤不可去彼夷逞兇肆詐苟先無以戢其兇
而破其詐豈有能遽服其心者昔司馬文正有言今日

之事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長策方今之務何以異此夫朝廷明知林則徐之可用而去之既覆乃事今知姚瑩等之可用而又將去之坐畏戰守之乏策思蒙昧以苟安耳竊謂夷雖兇燄鴟張隳城破邑實外臣將帥不善守禦非夷之必不可當也或謂言者易而行者難江浙閩廣失守諸臣未宜盡爲怯懦且如牛鑑在江裕謙在浙始皆銳欲破賊立功而竟坐失陷此其已事可見不知此特一隅之見胡林督之守廣州姚瑩等之守臺灣而獨不見之也懦夫見千人之登崇阜而熟視不睹見一夫之蹶平地則惴惴而驚承平日久民見亂不

常將卒知兵者希入情大抵然耳某愚謹就見聞所及

凡逆夷之不足威中國之可以制勝至明曉而易識者請一鼻其說焉夷之所恃以逞其兇者船與礮耳彼船雖堅不可以陸行礮雖利不能以百里此理甚明且彼船礮皆利於用大所稱火輪船者身重能壓颶風礮轟不碎誠於涉海爲宜至於沿海港汊或有沙淤淺狹之處則必易用三板船既小於火輪數千斤之礮不能載放而亦不足當一烜之灰令欲巢銜尾之舢艫以與角於汪洋巨浸之中是用吾之短卽彼之長果非勝策若堅壁以待其來凡彼大船所可至之境大抵海壖寥濶

之區宜稍息偃以避其鋒及其易船以入吾隘則據險而與之敵勢力均耳至再進而登岸則彼船與礮皆不能施彼人猶吾人彼器猶吾器耳惡有中華全力而反爲島夷深入之孤軍所困者哉此愚昧之所憤切斷以爲不足威也至於中國之可以制勝者一在募義勇自彼夷倡亂與官兵接仗所在獲勝而廣東福建乃數困於鄉民前歲江浙閩廣欽差四出各省徵調互繁最爲失策韓愈氏有言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蓋中出之將本不知兵又不熟悉外省民情地勢所調之兵離其父母妻子以爲入捍難跋涉數千里而來旣懷咨怨又

亟困疲抑且客兵遷地弗能爲良是以觀海波之蕩蕩

聞礮聲之隆隆一夫狂奔萬衆坐潰徒費國家帑藏以

張敵勢重民困耳往者三元里之事廣東民勇曾將夷

目圍困幾不得脫近者廣州夷館又被民人焚燒彼逆

酋幷誰何此亦足見吾民之可恃矣今者唯宜號召此

衆擇其尤爲魁傑者予以恩施俾領其衆分之各處險

要碉堡以當防禦其餘沿海各府州縣行用保甲團練

之法布之號令予之器械申之賞罰無事依然比戸有

事一呼立集富民殷戸有能出資財充餉饋者略用各

省捐輸之例量加恩賞百姓各有身家各有祖宗邱墓

親族里黨人心旣固各出死力以相守衛安見各省海
疆而獨三元里之民之足用乎哉一扼險要各省海
疆山川奧阻之區天之所以限中外也自昔談海防者
以堵海口爲要策如直隸之天津山東之登萊江南之
狼山松江浙江之黃巖溫州甯波定海象山福建之福
甯廈門漳泉州廣東之香港碣石虎門稽之輿圖參之
閱見攷之前人論說皆爲有險可守比年各處失機如
虎門者直內地自行撤衛而後夷船駛進鎭江之破圖
山關最爲要口防兵僅數十人逆夷乘夜以來守兵施
礮彼猶逡巡未敢卽進迨至遲明探悉守兵寡弱然後

運艦徑駛由此言之苟非棄藩籬敵固末由逞也今於各省海濱夷船進口要隘之處或憑山險或撐海汊設立礮堡安置礮臺屯駐大隊精銳義勇於其易船進口之時施礮轟擊卽使其間有或地勢稍夷或逼近海滑無高山峻嶺屏蔽為彼船礮所可及者竊謂宜稍徙易以避其鋒度其船礮所不能及然後布之精銳以扼其衝彼夷見空岸之可肆行一或登陸則彼不能逞而我技可施矣至於天津畿輔之地逼近京邑商賈輻輳逆夷之期至者數矣吾唯有籌可以禦之之策斷不能有幸其可以不至之方某愚又料夷之計亦窮矣當鎭江

攻陷之日或謂彼當卽駐京口斷五漕道或謂彼必馳取江甯據爲窟穴揆其時勢彼蓋無不可爲而竟不之爲者逆本小國貿易之徒計止射利攻奪之地唯恣擄掠飽則颺去非敢長據一地有伦冀倖之心天津所以久而未至者特置此一區爲震脅我地耳果能熟籌備禦義當望其速來決一死戰就使地利天時或不可測津門距京師陸地二百餘里彼遂能牽舟而驅至者哉一登岸則爲擒甚易耳至登岸而不可擒則中國必虛無一人焉可慮者又豈唯一英吉利故察地險尤要也人心固而地險據是在能簡守臣某愚以爲朝廷撫諭

守禦之法唯在沿海各省督撫得沉謀忠勇者數人以爲中國之長城各省亦無善守禦之法唯在沿海各守令得沉謀忠勇者數人以爲一方之保障唯於進退舉動當機之際必當假以權宜重之威勢然後出能有功語云閫以外者將軍主之前者浙撫劉韻珂所奏請將鹿澤長舒恭受二人暫停治辠以任甯波定海一疏誠懇明切實中機務而朝廷未允議者輒曰其人辠固無可逭也例固無可宥也夫功辠者爲治之大綱然朝廷所以明功辠爲萬民勸懲耳今如劉撫之奏則二人者實爲百姓所浹感戴夫以百姓所浹感戴之人朝廷能

棄其舉而用之軼之明區區之功舉而重失百姓心者所去不止一籌矣至於例之一定可守之於太平無事之日不能泥之於四方多事之時可用之於尋常供職之人不能限之於奇傑非常之士昔秦用孟明而爲伯王唐用魏徵而爲興王千金市骨則千里之馬至故令日小之如鹿澤長舒恭受大之如姚瑩林則徐等皆當釋其徃譏略其微疵以資柄用誠使各省處置得人朝夕而講守禦之方上下一心內外合力周子曰果而確無難焉伊古以來爲國家持大計定大難未有不出此者者夫賞罰之出必速必信賞不當而罰不嚴則人思

詭遇而求倖生　令上寬仁不殺盛德邁古皇矣唯用兵之事神武必先　列祖列宗成法具在昨者余步雲之敗市奕山奕經等之治辠誠典刑至當獨惜治之不早豫令鎮海攻陷之日馳數行之命梟余步雲首於軍前其一死之堅吾軍志而壯我國威者多矣志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之將卒無死心而能成大功於疆場者未之前聞諸葛武鄉侯有言成敗利鈍非臣所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人臣子當以此告於君父爲人君父當以此告於皇祖精誠至而神鬼通也若猶怯懦畏葸志於苟安怵於目前之勢不顧理之是非而顛倒失執一

且淩夷至於不測生何以對於君父亦何以告於皇祖哉某愚且暗陳及守禦之策實見逆洪阿等之必不可以爲辜而使去耳令日不辜二人逆夷之旣卽伸天下勢猶可支今日辜二人等逆夷之旣不伸天下靡然涣矣道路之言有謂瑩等已有旨治辜者有謂已解贊北來者竊以　皇上聖哲左右大臣有仁明誠懇之君子在斷不舉措如是萬一有之是自毀其藩戶而召侮予敵人長驅而入吾之四境其兆將兆於今日矣詩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所以挽回維持之者實唯閣下大臣謀國有能誠懇悱惻以回天於無形者上也譯之以去

就誓之以死生事之濟而不任其功事之不濟而不任其過者中也下無責焉狂瞽愚惑所言或有失次而不能終默然於閣下者冀蒙鑒晉以無忘其朝夕近侍積誠感格之意或者傳聞失實朝廷無有是事或者言未及陳而閣下已嘉謀入告能預用其旋乾轉坤之力而世不之覺則尤愚昧之所禱祀以求者也某不勝區區之誠肆言瀆聽唯教誨焉某實幸甚

書成未上聞已有人先投書某公者大抵所見略同後見其稿恨未能暢所言耳嗣是逮姚二人逮京未及於舉此書乃遂置之姑存以誌一時意氣局外論

事後多弗應卽姚老其人亦大不逮書中所陳並存以見知人料事之難而倖倖者誠未足憑也自記

與彭子穆書

子穆仁兄足下前月得汝陽書卒卒未復而懷想積深比來體中攝衛何如來書過自卑抑足下行身爲文如賈誼鼂錯縱弗敢自居君子瞻兄弟少年到京師時量當之綽然是何患其不成而與古人相追逐者足下知僕最深竊謂知足下深亦未有如僕者盍吾兩人志趣同而性質少異僕負氣僻藝身弗能自檢攝而多責人於人寡所歡足下與人常坦坦隱懷用世之心嘗欲夷

其所學以卽於時與人不少偭而能屈曲得行其意是各有所得失不知子穆聞之以謂或然否也僕秋冬來漸少疾厄乃精氣常未復而肝膈時滯日有所事觸郎壅逆饕飧或不思食對客酬酢往往神倦官中事幸頗不煩蚤暮休閑閑弄書史或强爲文章以自娛凡獨未終篇輒欲屏去疲倦多睡夜分或痛腰脊酸楚如中寒熱吾生受氣亘薄顧自數歲㽞遭閔凶困孤愁苦至二十餘未嘗知有疾病唯以狂放飲酒佚遊不忌寒暑又性僻褊中往往四方奔走人事違忤則多怫鬱憂憤以動搖其心精或復縱肆任情妄爲事過輒悔已復蹈之

重自怨懟積幾時日因于去歲釀成大疾幾隕厥生幸
而獲全又不能自保愛今年三十備疾之狀幾如五六
十人人之生世不過數十年憶前五六年時與足下同
客桂林日夕過從抵掌言天下事頗欲有所樹立求肯
泯泯與氓庶同歸及今觀之人必先自治有餘而後可
以治人且一身之弗自理尚何足與言天下事竊觀古
人凡二三十時要必已有所能立而後異日得以成就
令自問其行能誰爲可以信於心者京宦貧薄生事焦
勞然既未能自簡嗇又不善爲理恐終爲累往時讀書
向學之道自謂小有所窺及數年來頹惰殆盡當其心

神失所寄泊以詩書自涵耳開卷如有所會未終卷而怳然失矣及今如是雖有後日尚何望哉尚何望哉閒對博聞敦行之士相與莊然揖讓而中自踧踖如身行泥淖中見人車馬遊康衢祇自慚恭而已又僕自祖父來單門一身年幾三十始有室家而自室人慘亡今未有後一年餘矣山陰先世所居僕生未嘗歸省祖先邱壟將爲牛羊芻牧之區卽桂林先代新塋僕所自營此亦聞有圮損南中一老姊五十寡獨僕自幼孤依以成人而今相隔七八千里寄食賤家未能葺之以北思欲竟棄此官歸乎則耕無負郭之田居無半畝之宫欲遂

由然居此則憂愁莫釋壹切情廢日憒憒然如昏夢中足下愛僕其將何以爲之策也吾生倫紀多闕轡唯二三師友扶掖比年彫落或遭中道變孳幾盡如足下者未易一二數焉風便自陳蓋有非吾子穆所不可告語者故盡言莫足下詳吾狀而有以進之冬寒唯珍衛自愛不宣

與朱伯韓御史書

六月二十九日錫振頓首寓書伯韓仁兄御史執事廣州讀邸報見閣下以俸滿保薦親守引見仍留諫職甚慶甚慶即日得宗文滌甫書謂閣下不聽友朋規戒之

言致以彈章不實見紏盡錫振在都中日宗丈嘗見謂伯韓樹立倜儻空且韜掩不當時時琑屑進言錫振潑魅其言今書所稱彈章不識何指豈謂閣下所奏甘省事邪御史五品官耳䄻守官高數級有地數縣俸入充羨出則羣與張蓋入則高堂洞房視閣下為御史徹車羸馬惡衣非食蕭然坐斗室中讀一卷自謂高天下而妻孥愉愉憂飢寒僮僕睢盱左右有不得志其官肥瘠奚翅千萬顧䄻守職領一䄻事有督撫司道數大官於上有數州縣牧令於下手不得握尺寸之柄徒日奔走承應於簿書期會之間御史立天子殿陛得執簡言朝

政得失從容諷議天下事則其官伸屈又不與肥瘠均歐陽永叔言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辨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顧不重歟世顧不察儼然居是職者冀得一麾如拔宅而登僊一見絀則眾皆喪氣君將不得爲人匪獨御史在京師得所居翰林曹司官者未嘗不然烏虖士夫處世叔季大抵勞苦墊隘有所不得已故嘗由肥瘠去就於其官而不知所伸屈在京日與閣下論此義者詳矣閣下毅然挺節思以其身示天下爲不變爵祿不干勢利之人又能躬自刻勵俊不

至於有所不得已而撓其志氣昔漢武帝以汲黯爲淮南守黯辭以謂不勝繁劇乞留闕下補闕拾遺而不可得然則今閣下留此職者是汲黯所求而不得也　朝廷所以用御史未知何如於錫振之所云然今之所以留閣下亦未知何如於錫振之所云然然士君子居其官則思其職必問世之嘗我何如一有報之心而忠孝已衰矣國士待我我國士報之衆人待我我衆人報之亂世游俠之言豈賢哲自待者之所宜設心哉宗丈之言期閣下尤遠且大弗如錫振知閣下淡泊願閣下皆存其說而愼擇之蓋君子之自處審矣錫振自出京

師於今年春偕自河北而南沿泝襄樊浮洞庭泛瀟湘至四月八日始達桂林先墓小有修治亾宅亦就層漏滯兩月餘歸郴州復十餘日鄉中樂土年穀順成唯潯梧上下江路盜風滋盛比來粵東此患尤劇南北行路萬里复思有所閱歷以稗聞見而聰明阻塞依然空空如手中采索耳世所患害竊慮以吾當之亦復束手不知所出畏閣下風采不敢复有所陳錫振老姊衰矣比復多疾將奉北行瑣瑣牽掣不知何日始能就道外間靡所駐足終當歸守弌官旅遊濡滯殊自不憀念前兩三年在京師與閣下輩時時過從日有友朋文酒之樂

若不知所慶幸念閣下一出守則錫振蚤晚還京師交遊中求如閣下之相敦契者方不知誰何而今閣下詛此職則錫振充然無復顧慮是又匪爲閣下慶獨以爲錫振一人者之所私慶云爾風便奉陳臨書神溯惟爲道愛攝千萬

復陳翼子丈書

翼子先生十丈鄉中人來獲惠書悉起居辱念肫然感荷感荷念自丙春衞鞄甫得一月親炙別後思詠未嘗或釋丁戊之間臥病鄉城屢瀕於亦傳聞吾丈遠客汲中亦頗抱恙私謂餘生當永相望不期儵從來歸肅然

存顇以殺夾之身於牀蓐閒猶得一見長荷顏色亦潑幸耳屬乃就醫吳中牀與狼狽牽率以行亦未獲一告別到吳以來將已兩秊吳醫庸陋甚於越中而尤加貪屢以孱羸重困之軀試其豢𪘲僥倖之術勃溲辯襍鍼石紛綸病𤸃坐是乃益無窮痛戚兩秊之間困頓萬方明知無益而有不能不姑從事以冀幸其萬一有效卒之其效茫然而害則屢見天下事大抵如是不欲覼縷長者聽聞時時仰天自陳願求速盡隣家孤子數日不汗遽爾夭殤甚瘥翁姥蚤暮痛號獨合病夫聞而歎羨覼若僂蜺秉質鈍拙尤疏方技倉扁遺言研究末由世

傳靈素僞書紛不寓目當茲良醫既不可得不獲已柢
上取而稍涉乃復躁率殊不見其綮要祇益迷悶又復
屏去憶在鄉城荷示風毒一方數欲試用祇以其閒藥
物多不易致鍊製尤艱再四逡巡今春甯君自粵入都
在邁此間攜來海濱醫人所製風藥中雜砒汞施用一
切適與吾丈示方十同七八用之乃竟大效三兩月間
身之瘙瘍數十餘所已愈十之七八諸所患苦破除幾
盡唯脾胃猶復多痰而兩足惡瘍重傷所出血瘀計以
斗斛又爲諸醫藥所毒害筋絡拳曲攣不得舒比雖日
漸有瘥猶未能蹶起行立不知繼此究可復常否耳此

閒非可久延祇欲病已稍佀遷延仍返京師又恐足疾竟成長廢會君北旋過此或當坿之歸粵彼雖廬皆蕩然一二親知猶任扶掖且冀粵醫誠勝吳中餘疾能皆拔棄未可知也生世三十餘年行能無狀此身之存直幸免耳獨單門兩世嗣續靡託每一念此輒不甘死乎習於世寡合其中榜然孤落就使幸而材老亦於世何所用唯於所好書史文詞數有述佀略不見絕於先生長者老學清修之士用是亦時自奮欲一雪吾言於世俗耳目間就如吾丈生平於人詎嘗輕可乃以歸休辟息之餘身自疾恙屢惓惓於不材病棄之人來書心重

語長讀之感惻曷已鄉大饑之後當卜屢豐天時漸暑唯希善衛側聞體中心氣稍虧不任纂述但爾游泳墳籍以適志趣莊周有言可以養生可以盡年天毋將以病先生者康先生邪大集聞已剞劂有人甚慰文孫穎異克裕世德春懷一詞春間所爲坿錄呈教此間居久觸處思孟餘憂觸處思吾丈也行止搖搖餘疾未捐率布數行爲報身不遂已舊鄉或當復至再親謦欬唯以自視憂祝康勝千萬不宣

與梅伯言先生書

伯言先生閣下錫振卧病踰城妻孥自京師來傳聞先

生猥念盛心感極感極去秊秋得位西都下書言先生南歸冬初姚大令子箴沿檄江甯屬訪消息乃得行李到家廼居安善欣慰曷極江城遼害又聞哲弟嬰疾歸休不免家事相關抑倘不煩慮否先生㽞德蓮村挂名朝籍當世未嘗不相知聞猶將僅僅以文人者以錫振當時親見嘗不能㽞其所以然何況後人懸思遥度數十百秊以前雖於先生進退綽綽不免爲後之論世者之所深歎息耳何況當時親見又且一二秊教如錫振哉錫振乙冬南歸在桂林僅兩月餘卽赴廣州廣州居乃一秊以一老姊在彼欲輦北來稍申報䕶稱謂此

世人常有事不期瑣屑牽掣不得遂志丁秋自粵旋京枉道越中思一省親舊鄉隴墓到鄉兩日輒中惡病困不能起枉彼一秊戊冬乃復牀輿就醫吳中比又一秊餘矣三載牀蓐風痹疵癘頹挫萬端誠不欲一二以塵清聽蓋其間瀕死者數十而痛苦呼號籲天求盡則無不然人生到此百念灰燼每一迴念京華故舊交遊邈若霄漢平昔植德不堅忤物狂縱戾氣所積鬱爲奇疾大抵微生直自棄耳春來粵醫傳一風毒奇方試之殊效及今數月諸所患苦十九消除唯兩足惡瘍重傷筋力拘攣經兩載餘雖日漸有展舒猶不自任行立不識

繼此能否復常兩足未廢猶當遷延圖返京師若迄不痊當坿所親行歸粵中覬彼醫藥勝于此間或能竟起沉痼不然亦當自彼逝而西旋桂林鄉井彼間一二親知猶任扶持且爲稍以文墨自活微生致疾所由悔艾奚及凶貧憂弱唯天所命竊唯錫振十五六時抱志自强而材畧短淺輒有意於董仲舒汲黯之爲人長又竊慕昌黎廬陵文章及濫通籍從官曹署卑微檄尤端居多暇時時竊讀而倣效之顧自鄙陋匿不敢出以示於人在京師日獨嘗錄寫就正先生遽不鄙夷誘掖揚導屢舉勝朝歸氏熙甫文相況許夫熙甫之文昌黎廬陵

而後　本朝方姚氏未出之先蓋數百年一人而已蒙如錫振詎足望其一二毋亦先生敎誨盛心就其資之所近而欲進之者邪抑或如莊周所謂去國日遠見似人者而輒喜邪淡恨當時未能屏棄百爲專一致精朝夕親炙以成其業數年以來頹廢盡矣性剛才拙志意高而行不克敦重以疾厄疲曳之餘復何敢言妄自樹立就欲衆空文以自見而精神衰中已失其浩然之氣猶欲出其高世駭俗之言以罔當時欺後世哉顧其身未即死中所鬱勃不能自藏積習漸染猶復時自尋討間亦發抒有作藉以遂其胸中生氣而已至若行立

萬物之表言爲天下之則若昌黎廬陵所爲當世亮不乏人　國朝二百季繼有明歸熙甫氏廸者唯方氏靈皐靈皐之後獨一　姚翁惜抱彼其所爲皆上承先聖所遺中有關于一世人心學術之大而下可徵於後世惜抱之殁數十季矣斯文未墜非先生其孰歸錫振自出京師所爲文亦數十未能悉寄且恐煩擾謹即病中所爲一二求教斷不能進不識猶能如在京師所爲與否唯敎之而示以所宜然風便坿此以報拳拳且一揚其平生淺陋之懷坿去藤杖數珠各一　唯冀賜納如荷良已將旋京師必道揚州以一相見倘承惠書乞寄子箴

轉遞蹤跡較易關也率具不宣

復唐先生書

堯心先生吾師侍史去年抵桂林日即荷賜書叙問殷殷玆及軍事所以教策之者甚厚軍中鮮暇且不敢多以書問通入而事之紛綸尤非可以數行相報僅於致子實函中坿問興居今年春夏軍中事乃日非同事諸君大半撤去昕宵奏記以孱病之軀獨力當之殆不可支前月相隨帥節由衡至長望後五日帥印替交旬月稍獲安閒帥相即日逮京隨帶文武有　旨交徐帥察看分別去留日內未奉飭知日坐危城思歸綦切未識

能否脫然去耳憶自道光十四五年間吾師敎授郡城錫振方為弟子員洊荷誘掖當時學使楚雄池公志欲以古人學校之法行之今日吾師於羣相蔽匿之中獨肫肫然斷以實心實事相應每思楚雄公遺教不妄諡念吾師當時榮勵厚心於不可承顧十餘年間粵中人士之盛其登甲科躋顯仕著名稱者姑不具論即數年來各郡邑盜賊蠭起其以衿耆躬執干戈倡率團伍各為鄉里禦捍患甚至臨危仗節以書生而投命疆埸所在有之大抵出於楚雄公之門執謂三代盛時良法美意之必不可行於今之天下錫振於粵人士受知楚

雄最先而沐教於吾師尤切年踰少壯德不修學不講名業不能自立當此偏隅小醜蠢蠕致　朝廷赫然命相出師調兵數省籌餉已逾千萬卒至勞師糜餉一年有餘而賊氛轉肆褒城陷邑前後十餘擾及桂林長沙兩處省城遊駭鴟張至於此極　國家當此大用支絀百廢未修之日使此幺麼橫肆積成大患不知繼其事者之能否剋期掃蕩以上紓宵旰憂勞下慰閭閻愁盼中亦藉得稍追前事譽尤勛相蒙　恩皇遽錫振等隨從之員獲免譴責至爲厚倖獨捫心清夜未嘗不痛自憤恨于庸劣之不能自奮一年餘間負疚慚衷往往事

機坐視誤失之舉之爲不可追也　國家承平二百餘年民物恬熙政刑衰弊自嘉慶年間川楚事平各省教匪餘孽多未盡除及道光初年粵中即有所稱天地會者到處流傳至庚辛之歲而　朝廷以申禁鴉片煙致海夷不靖頗損兵威遂令天主耶教因復煽行各省隱憂滋大顧其教與前此川楚教徒所習及粵中天地會皆絶不相蒙且猶以爲其患未即發也錫振旅病江南幸而未死庚戌幾冬病歸還京道路傳聞粵匪爲亂時猶以爲潯梧南雅盜風之横已非一日不過打單開闔如前者所辦陳亞潰李元發爺湘匪云爾大兵一集立

剿殲除唯是國家武備久弛軍威不振又當事者於招
撫團練解散脅從之方多有未悉肯綮之處在京師日
屢承當軸以粵之人詢及粵事不揣淺末採錄當時輿
論及成事可仿者作爲數條以塞諏諸其中亦有因當
時成局遷就爲說欲使其言之易行者爲前協揆杜公
密陳彌匪不期逆泉以會匪萬衆特犯桂平此與錫振
所條陳者情勢固已不同以前所陳乃爲湘匪言之而
會匪與游匪之不可以相提並論則固夫人所能知也
前帥李公及周權撫軍督辦數月未能有功當時陳奏
賊情頑惡亦未深明其所以然論者徒以事權不一諸

將未能齊心用命以致事機多有誤失　朝廷乃以賽相樸誠位望素尊命爲督師特賜遏必隆刀以彰寵異錫振以本部司員隨帶竊於賽公平昔未有立談之雅徒以多言爲人所推又當時隨從十餘人中本最冗末數欲引辭而鄉人敦勸同儕慫慂既以桂林邱墓所存老姊適在每聞盜氛擾逼輒思歸視詎有儼然奉使而又裹足不肯自前于是公誼私情輾轉于中遂不自知其非材而勉爲此行而猶謂猺鄉鼠輩大兵圍勦縱不能即成不過師勞餉費而又孰知兵戎大事當局一用不得其人　誤致其事之決裂至於此極也賊之初起

自於金田洪秀全馮雲山籍皆廣東花縣而踪游於潯之紫荆山一帶雲山先至課蒙爲業於新墟曾姓家平時最狡黠與逆泉雖皆花縣人而實本爲嘉應州種以傳徒習敎煽動潯之鄉人其說尊奉上帝謂上帝而外世間一切神佛皆妖即儒家經傳亦與道釋之言同歸詆斥凡有受其敎者非唯不事神佛即其家之祖考亦自毀滅誘惑既多氣燄稍熾遂有焚拆隣村社壇等事武宣諸生王伦新曾覺其奸將雲山捦送于官守令不察轉相開釋雲山復出而其黨日盛乃推逆泉爲敎主以泉有妖術能於空際與人語問荅如平常妄謂此爲

上帝臨凡命之八世間鄉愚信嚮而楊秀清蕭朝貴最先附之適貴縣等屬來土之案方與潯郡所屬搜拏陳亞潰餘黨又因金田鄉民韋正溝有家產因其父老民韋元玠爲鄉里凌辱遂傾其貲以與秀全雲山黏端起事其始謂聯鄉相保以拒差役之詠犯而已於是貴縣博白象州桂平各鄉所嘗入雲山等教者挈其老幼婦女來歸遂已萬人時方伯勞公觀察楊公皆在潯里督新兵四千甫至以之剿捕勢且不敵提督向公方以湖南鎮篁勁卒及粵本省兵由郴州慶遠轉戰橫州軍威姝振附旺索潭匪徙迭就蕩平勞楊兩公飛書亟請赴

潯軍門以潯瓏戒嚴所關甚鉅遂不得已捨横州之賊以來於潯馬鹿嶺之軍與賊始戰鎮筸兵爲中隊僅足衝其一面左右滇黔兩隊遽已敗奔喪其軍械以資於敵軍門知此賊之未卽辦也于是堅持坐守之策率雲貴兵同營於馬鹿嶺及賊率衆出撲乃大爲我敗斬馘數百軍威復整軍門方請于李周兩公添調新兵俟我軍力稍厚期於一戰有功斯時李公駐栁州周公攜數百卒至武宣縣城賊撲向營不利乃突逕由間道以逼武宣向軍亦倍道疾馳至武宣城賊猶未至及其前隊驍悍數千由縣之三里墟而來而向軍已列城外賊遂

相持不敢復進此其當時所以有賊畏向軍一見黑旗卽逃之說傳於四遠也賊於是逃寺郵又逃廟旺又逃中平百丈向軍僅以數千之衆專力扼其前衝而烏都統李王等鎭分佈四周周撫軍因亦發爲坐戰之說其實猶本于向未嘗不有所見獨以斯時兵力猶未足耳羅鏡淩逆之平曷嘗不以此哉賛相之出　朝廷第以軍前將帥不聽之故爰以上相大臣專其事權責其威令足以用衆且賛相之爲人仁廉樸厚頗爲時所稱仰出都之日中朝士夫屈指而訂期論者或以粵中股匪太多柔可以日月期或謂元戎非濟變才亦未必能卽

時有功顧亦未有料其爲賊之至於此烈也劉公抵粵以來粵之股匪就平始已十八九矣獨此會逆兇狡實異尋常方賽節抵桂林之日而賊適自中平百丈廻竄紫荊似亦未嘗不稍震懾斯時桂林川湖之兵接踵至者絡繹趨潯向羅摑水尾賊以至雙髻山下雙髻山者紫荊之後戶也賊竄紫荊其前路爲新墟斯時烏都統領滇黔諸軍軍其南以達都統之川兵合之向軍領楚粵兵軍其北以巴都統之川兵合之達與烏不相能一戰致敗巴於向雖未有不相愜者而事多爲所牽掣自向軍攻奪雙髻山賊不敢屯紫荊全數以出新墟斯時

若非巳之葸懼牽掣向軍乘勝即日遂由雙髻直擣賊之中堅掃其花雷茶地賊巢賊將瓦解而渠首可擒也雙髻既破賊得從容以出新墟於是備北軍倍嚴於備南軍向軍復破風門坳以出攻新墟而南路烏軍移營乃尙屯於二三十里之外向乃密陳相帥請飭南路移營進剿半月之久支梧遷延向烏之隙由是遂成賊由新墟復竄而出向軍拔追由北而南繞道數十餘里猶及賊前官村一戰向老憤極意將一鼓而殄殲之此即嘗往烏營與向爲仇隙者論之未嘗不如是不謂地既已險天復驟雨大不利軍而其預調南路策應之軍又

逾時而不至而使我以屢戰屢捷銳氣方長之兵一挫幾于全覆此則事機之一大可惜者也竊聞向老自言生長兵間數十年未嘗見此賊自辦此賊大小亦數十戰未嘗有此敗于是思合幾徵自保平南縣城憤切之餘痒癘交作瘴瘧未已胸疽又發自平南數百里纍然負疾以至桂林進謁於大帥眾未測其意之所欲云何也而斯時大帥飛章嚴劾接見之餘不容有所陳說飭令往守昭平小縣眾亦未測其意之所欲云何也向乃自是病居平樂甦城兩月有餘堅臥不起賊遂得以案間而取永安蕞爾孤城一副將與其州牧率兵數百及

其城之紳圍守之猶三日而後下奏報中烏都統率追兵數千僅先及賊然時已在永安城破數日後矣猶幸劉長兩鎮軍受向教令扼賊于永安城外十餘里之古排墟當賊北路爲桂林屏蔽而烏軍當賊南路駐營交墟又在永安二十里外斯時按察姚公奉大帥令南北兩路總理駐于永荔兩邑交界之新墟竊聞賊之始破永安荔浦民情洶懼其時適有委辦團練之委員王君與其縣尹立招本縣閩勇千餘乘其未定而往撲之此勇皆福建客民素稱強健且與賊仇一經官爲倡率殊甚踴躍九月初三之戰幾復州城惜劉長兩鎮兵未能

助之以成此功當時桂林一日之間數傳永安克復實由于此不期姚公虛聲士耳毫昏茫怪與其官民大相齟齬致令闒茸爲之閧然而懈至竟不復爲用此亦事機之一小可惱者也自是之後南北兩軍各營二十里之外日報勝仗動稱捻斬數十百人而實則我軍馳至見賊卽丞賊膽日張而軍威日褻賊踞永安北自龍眼潭南至莫村水竇前後二三十里間襟山帶水高壘深溝姚公與南北兩軍非但莫如何也直熟未之察耳

朝廷切責賽帥日久曠持自駐陽朔距賊太遠向軍門以屢邀寄諭飭詢茲懸其廣西提督員缺以待乘病

甫痊勉力復出大帥亦漸伸羣論慨然畀以北軍統率
維時軍民萬衆踴躍以望向軍之捷向老亦殊感激自
奮果自古拼前後十餘戰破賊龍潭兩山營壘移軍進
逼直至永安城外三里許之夏陽洞而南軍猶駐軍文
墟也及至大帥親駐夏陽而南軍始圍嶺獨賊溝壘已
成又于飛鷲嶺及塔山等處皆爲礮臺犄角以守我軍
數以力攻賊雖竄伏不出而未能破之方春霪雨彌月
兼旬我軍日夜造置梯衝購覓眼線共以大礮對城轟
擊賊突已自古東山路全數竄出方其將竄前數日間
古東口外紮兵及東勇營盤被賊焚擄請救甚亟時衆

在大營閫之力戀必以勁兵相應大帥命前鎮軍李瑞往援又命向軍以提標勇三千人與之不知何以賊竄而此軍已先調回也古東亂山叢襍單逕一徑在上山下澗之賊由此鋌丞實必地果及其竄而擊之賊可滅于此也賊二月十六之夜已竄原駐守兵寡而久疲爲所衝潰我軍追者至十八日及之山峽之中斬馘實踰千數賊之後隊已盡殲其前隊及賊皆先行已出山峽之險而屯集于山間數村落間南西北面皆荒山峻絕唯東一面路通昭平小縣賊可往得願得亦不過一示安耳我軍前後合圍相機進搗彼勢日窮而我軍日銳

即昭平可不使得據賊計算能施矣而烏軍輕于一進當數日夜雨水溢滑山蹊險惡之間士卒日夜饑疲困乏之後留爲與此窮寇扛廹于有進無退之地使賊得以逸待我之勞猝然大挫四鎮皆以我軍損折數百賊氣又復大熾永安半載合圍養精蓄銳之功隳于一旦此又事機之大可惜而尤堪爲痛哭者也至若桂平良勇之往守天平嶼過期不至葫浦練勇之久屯莽邪關忽已被裁省城九地天險之區築臺留礮不能禦賊而轉爲賊所得顛倒錯失不堪悉數于是賊由葫浦直撲桂林矣桂林當時實未有備幸而獲全不爲賊陷實由

向老倍道疾趨先賊而來數旬守禦之功此夫人知之
吾師蔣亦稔之矣賊去桂林而撲全州州牧曹君亦僅
有兵數百名耳能與城之士民嬰守十餘晝夜賊攻此
城整失尤多不可謂非健者卒至孤城力盡陷屠被戕
最烈當時領兵延援之人擁數千衆而不能力救即發
兵往援之人亦僅亭數千衆而不思力救此其爲辠豈
容擢髮難數帥以向軍門之病擇于諸將而俾和鎮軍復
領省城餘兵數千往統全軍逮其至全城守已失和君
即日移營城北當賊之衝賊即棄城思遁而爲我軍圍
逼又於河而預留椿杙阻其駛竄褰衣渡之戕賊屍蔽

江自然其船遝其輜重婦女倉皇東奔爲賊從來未有之德獨惱東岸做兵一路致賊又脫耳方張國樑之勇四千餘眾自南邕至陽朔時錫振適從帥節駐彼一聞賊自桂林復竄即命此勇由陽朔取道恭城灌陽以狃全州此東岸之路也計其自陽朔行至是已一月期而何不至及賊延矣而三日又至此皆所不能解者事已往矣又何責焉此又事機之一大可惱而可爲太息者也于是賊方自粵而竄楚矣楚邊諸都邑爲向李邪匪叢集之區道光二十七八年間李沅發李嘉耀等皆由楚而侵粵而誦習符咒持齋結會之徒尤眾元年衡州

拏獲左家發卽稱與逆泉聲息相通楚督程公防堵經
手於沿邊險要之處未聞有所布置經營賊一至境相
距尙數百里卽由衡州捲旆返乏長沙楚省民情大爲
惶惑賊旣於簑衣渡大衂之餘前不得逞而後復不能
有所駐足不得已而旁竄道州由永至道百里之間雙
牌蚱蜢等處險隘幾與古東相等使有精銳數百前後
夾而攻之賊可立盡而永州守將庸懦不敢一兵發追
道州文武亦不敢一兵出擊俾賊得以從容踰險而取
州城及和鎭等兵及賊而道州又已儼然雄據楚邊羣
匪斬木揭竿起而應者東安甯遠皆然雖卽時撲滅而

千百爲羣徃歸賊者不一而足和鎮始亟道州猶謂其城攻克易於永安及周歷之而知其不然其所領兵雖及萬數卒皆由粵以來漸形疲乏圍攻一月未能有功楚省又復續調新兵數千比其將集而賊又遁由是嘉禾桂陽連城不守郴州匪黨尤多又逢硝礦賊踞月餘又遣其黨分撲長沙所過永興安仁攸縣醴陵又復連陷其間我兵此扼彼竄大抵賊之前後皆其裹脅而伙黨數千居其中間是以我兵迎擊其前或追躡其後者間有斬捦甚至盈千累百不過此等老弱流亡非於要機有關也賊之始至長沙分黨未多而我城中兵勇數

千未能及其勢分而先殲之又陝甘新兵駐於城外被賊一到卽行計陷歿亡甚眾是時賽帥駐營衡州僅督各路援軍俱集而賊之大夥又由郴續至向老維時亦由桂林奉帥營檄調而來賊自桂林全州兩處攻城未遂頗重傷其驍悍乃至長沙專欲計攻所踞南城外數里民居其地穿穴殆遍南城數被穴道用藥轟塌我兵堅守得完唯賊大夥一到分踞西岸嶽麓山腳一帶將十餘里村莊我大兵全集東岸已成長圍而西岸圍禁未易卽周向軍僅以五千餘卒駐其西北之漁網洲而已賽帥蒙恩革逮適徐帥由粵以來所帶粵之兵勇六

千餘人又福建新兵亦到三千合其萬人以之長圍西岸勢已足用向老力陳圍定後剿之策徐帥亦頗謂然獨於我未圍定之先棠蒙堂擬以簡出奮勇精兵三千餘名分爲數隊預伏長沙甯鄉百里之間賊由此竄則循環相替節節而擊之賊知我伏而不復竄則我適得以從容圍裹徐圖進剿之策或竟困之使其自斃而竟不能從此錫振所面陳於向老而又嘗致書于徐帥大營浼人密達于帥前者何期閩粵之軍圍紮未成而賊又已從容去也徐帥到衡受印至此將一月即其由衡前至湘潭亦半月而粵閩之兵到長沙西岸且數日矣向

謂徐制軍之爲人沈毅有謀而此次衡湘及閩粤兵之
移營未能奮迅則雖有欲爲之諉其過而未從者此又
事機之一大可惜而可爲痛哭不知其槪將胡底也軍
旅之事錫振誠所未諳而將不知兵兵不習將鄉團不
整則民心未固而賊之所至望風奔潰矣招勇不精則
士氣多襍而賊之所向爭爲避趨矣賞罰不能立予破
格之恩威則軍民咸激畏憚之心不生費帑已踰千萬
大都虛糜任其事者但以廉潔自明而妹不知所以預
爲撙節之法又其初務爲寬大使人得之視爲固然不
知感奮其繼窘于發給使人不得又將觖望而僨國家

歷之後將不知所繼王帥本不能謀而又多疑忌多失人心當事勢日益艱則智計日益絀凡此皆軍行所大忌者也賊爲會黨其心堅而氣悍又始事即險萬衆恃其强横加以狡譎尤能忍久其戰能包抄伏應守以高墻深溝廻異他賊頗其長伎亦不過爾而我之守戰愈弛則彼之智力愈張即如方今賊在甯鄉益陽之間我軍偵探多不確而軍令又不嚴以致追兵歧出或由湘潭或由湘鄉獨向老一軍數千人及賊耳其果能繫之使不得前以待諸軍之及邪抑其前州邑能遂拒敵使不得過邪賊固猶徉從所欲爲而已昔人有言天下事

容幾誤乎賊蹦楚粤所至如是使其再前恐竝有求如楚粤而不能者即皆如楚粤而此厰其將何所底止志曰圍師必闕又曰先三伏設而後解圍錫振自隨營來即持此議迄未能行雖日在軍中帷幄之間不過謹蠟屢奏而已事之有所見而能言者已十二三言之而能行者則竝知其能十二三否耶一季餘閒獨媿未能浚然去耳然當事局一壞同行大半引去則又何能去就與巧於趨避者同夠至主人就逮而錫振等猶得脫然不罹譴責即屬至幸尚何敢致怨于吾謀之不用耶以吾師之親愛至隆所以未能一二黙末可爲人道也錫

振前在京師所條陳不過爲辦游匪如往時粵中所稱天地會諸痞棍之徒築耳以辦此賊情勢固已不同然其中如整軍威勸鄉團等條何嘗不足用楚省鄉團遠遜吾粵賊至而脅從之衆與城邑之不能守率由于此當賊撲桂林過六塘時距實鄉不數里以大岡堡數鄉團練千餘之衆嚴爲之備賊卽不敢犯以此見其事之大可爲也承平久矣百度廢墜非唯民不知兵卽兵亦不知兵四方所徵調者平時本未教練卽臨時亦未一簡閱如塗附然其有一二稍知行律非但不與之熟諳又從而猜忌之人心如此天運可知其奈之何錫振乎

已逾壯碌碌靡所成就茲行尤自慚恧不知所以覆蓋
追維曩昔楚雄公與吾師期許之心中夜起立赬顏汗
背旅京師後撤尤依然將欲引去而四方靡歷不知所
騁人生勢位富厚蚤已付之冥漠唯祖父單傳隻身孑
然而未有後當茲擾攘蕭然數口不知所歸吾師聞此
何以爲我策之子實禮闈能否卽行甚相歧盼承吾師
書問經年未荅時歉於中行將北旋覼縷此書屬有鄉
人避亂者歸途經此封達左右鄉中四境犅安天氣漸
寒伏唯起居萬善不宣

上壽陽師相書

日進見蒙丞詢軍事諄然垂諭以所言醜穢及或未盡之處條列以陳連日邸抄竊見武昌漢陽又相繼陷潰切于中竊以身從行役將及兩載而賊未平逆焰鴟張一至此極當賽帥長沙被逮之日嘗自忿恨擬請畱營以為身在行間不能破賊雖自卑微草能比數分效軍中不欲醜顏歸也獨先世祖父單傳及振之身而未有後每於軍中瘁病之餘一念及此恆自惴惴未能輒忘以是隱忍纍然而歸自維謭劣忝居門下夙邀知遇踰於泛常出佐粵軍心與事違又復尺寸未能自樹狼狽而歸猥蒙寬假不棄鄙夷轉復殷然加之諮度此豈何

如感激披瀝以期得當於百一者頗嘗時事之艱鉅恐一二所陳未必能遂有所裨益詎不獲已謹即條所見開伍爲軍中忌宜及防堵之要八條詮次不文書寫麤率唯有以採擇而教誨之幸甚

一我軍忌多戰與急戰夫兵勇及賊坐視賊之營壘甚至任其從容他竄此情形之尤堪痛恨者也然使兵一及賊質焉與戰未有謀算鮮得利者甚且傷亡日多則軍心餒而賊氣轉張矣當賊守備方堅我軍奉令肉薄先登此皆吾軍之英千百之中或數人或數十人一有損折其餘更怯而不前矣唯 朝廷寬爲督責專其機

權于將帥將帥愼爲謀畫蓄其精銳于士卒不務計期浪戰報勝以塞責不事尅期督戰徼倖以成功當茲武備久弛平時未嘗訓練亦必臨事加之簡閱使將卒羣相講求於坐作進退之方務使吾軍出戰人人皆知其所以然耳目膽識自然齊一大謀既定同力同心斯一戰而大功可成卽不然而一戰有一戰之利我軍自化怯而爲勇矣

一我軍宜審機事不當其可而勉強用力希圖意外之獲非徒無益而又有損如前此圍賊永安及賊據長沙城外之時逐日攻剿非但無所捦戮卽有捦戮亦豈能

得其要領裁此等時其用命者不能有功賞不勝賞不賞則人不鼓舞其不用命者亦未嘗貽誤誅不勝誅不誅則人不畏懾軍令日褻軍威且日弛矣古東甯鄉之竄我軍不能併力擊之以平日既疲於屢戰臨事又不能踴躍用命也賊據地誇守未易攻奪唯向不必踞一地刨踞亦不過委之其地士匪此易與耳雖武遂雄都意賊猶將觀而之作　朝廷責成當事必籌一如何能了此事之策以待可乘之機或俟其隙而攻之或因逐而擊之或困之于檻穽之中而使之不復能出平時聽其從容布置臨事則如雷霆風雨禁止令行縱一爲之

不成及于再三有不破賊者邪

一我兵宜策應賊不輕出戰每出必有包抄埋伏我軍則各營統計若干拨成出隊若干出則均出其不出者則真不出者矣賊覘我之虛實一目瞭然當其分隊互相抵拒彼之包抄埋伏一出則我無有策應之者卽於各隊調度策應其氣先奪其勢已挫矣宜於出戰之時我軍備齊精銳預備策應斷不可以全軍一出而盡至於進攻賊巢及賊竄時追勦截擊尤須預為策應之軍先期撥確徑途申明期約如賊竄所必由之路預為伏兵數處候其賊酋及其輜重婦女衆與張惹從容而過

急擊勿失乃可有功第此等兵尤須平時擇出勁旅陰以生死結之又以勇略將領統習而後臨時乃可指揮如意所謂大將軍必有私人者也或一戰而成功或數戰而後能成功其兵可勝亦復可敗賊即兇橫及遇數伏未有不亡魂喪膽逃回失勢者古善用兵者不以此賊至此時驕肆極矣用之儻其時耶

一我兵宜合謀全軍將士唯大帥能陶冶而調劑之臨事宿謀大帥運之一心復與羣僚謀之與諸將領謀之然與全軍兵勇謀之俾自偏裨以至廝養皆出其心思聞見以相參合而帥心所運則又有一軍所不能悉喻

者或與其親任一二人密籌至將李之所有事則務使人各能闡其所以然軍前將領向提督威望冠一軍乃軍門自言少時隨楊忠武麾下忠武賞其誠樸勇往而歎其不知將略大抵猶是勇而寡謀耳其次如總兵和春常祿秦定三副將鄧紹良瞿騰龍秦游以下至千把韓世祿米興朝朱占鰲全玉貴張國樑傅振邦等皆將材也總兵和春實於諸將爲優爲其差有識耳軍門亦嘗稱之張國樑本出投誠亦能用諭唯賊之宛狡似猶非數人智勇所能勝者且運謀必在帥心然後全軍可得指臂之效長沙易師徐宮保與向軍門皆欲圖定後

剿所見適同惜圖未成而賊竟已竄之復竄長沙賊竄必由甯鄉夫人皆能知之而竟未能設伏要擊此賊合未亡也粵盜如毛唯羅鏡賊凌十八股亦屬會匪伎倆情形略與此賊相似徐葉二公亦以圍剿平之蹈羅鏡合圍數月至賊糧盡僅以稗子充饑我軍猶未進攻比賊窮急出撲數次均被擊回然後撲由一路三次進攝而後成功徐公軍令頗嚴當時在事文武奉其教令唯謹葉公繼事亦能用其成畫不妄更張而持之益堅此其謀之所以成也洪逆之黨較大於凌逆然當在永安道州時剿之之法亦尚有善於此者惜當時賊踞皆

能得地我軍長圍人力有未足長沙地勢可圖人力亦已足用稍一遷延賊又宄脫要皆誤於爲謀之不早也不意長沙復竄一陷巴岳再陷瀏陽武昌兇燄遂如此大張也據地愈大裹脅必愈多圍勦之法非復從前之可比矣非易一地而困之則及其再竄而預謀伏擊語曰好謀而成是在軍前之主其事者而已